

目 录

王震同志与罗田蚕业.....	王宗武 张自强	(1)
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个红军联络站.....	朱 毅 朱 卫	(13)
二野六纵休养所在江家畈.....	吴培兴 方 建 口述 王建初 张良卿 整理	(24)
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军政部军医署55兵站医院	余岳南 杨惠忠 胡晓儒 座谈 姜绪成 整理	(29)
罗田抗战轶事三篇.....	阎 志	(34)
瓮门关下的万人墓.....	李则文	(39)
抗战时期驻滕家堡的国民党第七军军长张淦.....	周振书	(43)
晚清罗田儒林文苑传略.....	周国瑞 遗著 周 杰 供稿	(47)
李老末溃兵在罗田覆灭记.....	何之纲	(60)
我出生在罗田前后二十年.....	王延杰	(69)
建国前我县交通史话.....	廖建国	(76)
解放前的罗田县银行.....	叶建辉 整理	(80)
解放战争时期我县的食盐厄.....	胡 哲	(83)
民国时期的军粮和捐税.....	徐 明搜集 整理	(85)
忆大哥廖绍康烈士.....	廖吉廷	(88)
欧阳佐贤金孔奇烈士就义目睹记.....	何之纲	(94)
怀念革命烈士涂兆棣.....	何之纲	(97)
蛟儿山红军地下联络员王少香之死.....	李默清 搜集 吴定国 整理	(99)

解放前夕罗田城侧记·····	何之纲(101)
日月重光——记罗田县的彻底解放·····	陈道先(104)
胜利镇的金凤楼·····	张鸿宾搜集整理(105)
罗田茶亭(凉亭)小考·····	邱南方(107)
牺牲个人为群众服务的王光烈·····	涂仲涵(110)
王葆心古鸠兹邑考证评述·····	刘选国(113)
罗田义水考·····	刘选国(118)
回忆王葆心先生晚年二三事·····	张亚幕(122)
罗田发现青铜蚕·····	江立宗(125)
罗田的土特产“桂菊老米酒”·····	朱 卫(127)

王震同志与罗田蚕业

王宗武 张自强

巍巍大别山，绵亘于鄂、豫、皖交界处的中原大地上。大别山主峰天堂寨南麓，便是鄂东著名丝绸之乡罗田县。这里虽缺少江南河网纵横、绿树成荫的水乡秀色，却富有群峦叠翠、清溪潺潺的山区风光。春夏山花红胜火，秋冬林海波如潮，便是罗田壮丽景观的真实写照。

罗田气候温和，山多林茂，孕育出“蚕吐丝，蜂酿蜜，树结油”等鄂东三宝。其中蚕吐丝居三宝之首。罗田蚕业，历史悠久，培桑养蚕，缫丝织绸，经历了一条漫长的发展道路。1973年北丰乡出土一枚汉代铜蚕，长5.2厘米，腹宽0.3厘米，重32克。证明罗田蚕业至少始于汉代。宋代大诗人苏轼，因官场失意，被贬黄州府，曾到鄂东蚕乡（今罗田双庙一带）一游，写出了反映当时农家生活的诗作《五禽言》，其中有一首写道：“力作，力作，蚕丝一百箔；垅上麦头昂，林间桑子落。愿伊一箔千两丝，缫丝得蛹饲尔雏。”可见宋代罗田养蚕缫丝已十分普遍。据《黄州府志》记载：“明洪武24年（公元1391年），罗田丝织绢1691尺。”“民国18年（1929年），云南商人来罗田收购丝绢，运销缅甸、印度等国。至民国20年（1931年）罗田黄网庙一带家家养蚕，大户人家养到120箔，贫寒人家亦养到七八蚕箔。马伏冲一带农民自织的土绸，差不

多平均每两人就有一件衣服。所织的包头，细密、轻柔，平滑而有光泽，人们争相抢购。该地所产的丝线、灯笼纱、箩筛纱等丝织品名噪一时，产品行销河南、安徽、云南等地。”这些零星史料虽不全面，但足已窥见罗田蚕业在解放前已传延2000多年，不仅植桑养蚕相当普遍，而且缫丝织绸也小具规模，更有真丝工艺品行销省外，国外，为宏扬中国古老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然而，由于封建、半封建的旧中国长期头顶帝、官、封三座大山的重压，鄂东“蚕吐丝”这一国宝，在旧中国始终未放射出它夺目的光彩。据有关部门统计，解放前夕罗田蚕茧年产量一直在4500担上下徘徊，缫丝织绸也仅限于手工操作，生产出来的黄丝土绸，实难大宗销往国内外市场。那时的罗田丝绸之路，只不过是一条窄狭、崎岖的山间小路。

“一唱雄鸡天下白”，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罗田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振兴蚕业。1955年派出科技干部到平湖区东冲畈乡重光农业社办点，协助36岁的蚕娘林淑英组织集体养蚕，丢掉过去的土种土法，改用政府引进的优良蚕种和科学的新法养蚕，当年养春蚕种四张，获得张产茧70多斤的好收成。比外社用土种土法养蚕单产高出七成多。第二年林淑英养蚕小组，不仅将饲养量扩大到60张种，而且试验将一季养蚕改为春、夏、秋、晚秋四季养蚕，季季获得成功。这一年林淑英被评为罗田县暨湖北省特等养蚕模范。1957年2月出席了全国劳模会，在北京受到毛主席、刘少奇主席的亲切接见。回县后，林淑英大力推广河北省青龙县劳模张产蚕茧120斤的高产经验，在县农业局桑

蚕干部杨雪媛等的协助下，试验成功用葡萄糖、小苏打、青霉素等为蚕添食，和用开水浸大蒜汁为蚕体消毒，大大加快了蚕体生长发育，减少了蚕病，保证了蚕茧稳产高产。她亲手饲养的两张蚕种，张产茧达到121.6斤。她领导饲养的夏蚕，平均张产茧76斤，创造当时全国的最高记录。通过办点树样板，罗田县委，县政府从1956年起，连续三年组织全县干部下乡、下社，大力推广改良蚕种和林淑英的先进经验，使全县实现改良蚕种化和多季养蚕，科学养蚕；并大力发展桑园，培训技术人员，促进了桑蚕生产的迅速发展。到60年代后期，全县桑园面积已由解放前八千余亩扩大到2.8万余亩，桑蚕技术干部，和经过训练的养蚕员达到四千余人，蚕茧年产量已接近一万担，比解放前翻了一番。

正当罗田蚕业展翅腾飞之时，不幸遇上了“文革”动乱的暴风骤雨，一批又一批忠于蚕业的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劳动模范，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只拉车，不看路”的落后典型。在那“狠抓阶级斗争，狠批唯生产力论”的狂潮中，哪个敢大胆领导生产？有谁还敢过问振兴蚕业？全县的桑蚕生产停滞下来，罗田的丝绸之路，仍是一条举步艰难的曲折之路。

“山重水复疑无路”，却“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正当全县千群徬徨、困惑之际，曾与李先念同志一起坚持大别山革命游击战争，并在全中国打响解放战争第一枪的原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王震将军，来到罗田考察指导山区建设，是他为罗田千群拨开了心底的迷雾，帮助罗田开辟出丝绸之路的金光大道。

1973年春天，还是“四人帮”挥舞“斗争”、“专政”大棒，恣意横行的艰难岁月，刚从江西农村调查研究，回京不久

的国务院业务组领导成员王震同志，接受周总理、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委托，来到大别山革命老区之一的罗田县，考察、指导工作。喜讯传来，全县振奋。在革命道路上徬徨的领导干部，盼望这位老革命家前来指点迷津。在社会主义建设道上困惑的山区人民，盼望这位曾将南泥湾变成“好江南”，北大荒变成“北大仓”的优秀指挥员，前来指明山区建设的正确方向。

3月15日，王震同志带着国家计委、外贸部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到了罗田山城，年逾花甲的王老，身着灰布大衣，仍是一位老八路的打扮，健步来到县委机关后岗的客室里，和县委书记文长福等负责同志，及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互致问候。一开始王老就给罗田人民带来了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他说：“我是奉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到大别山来看看的。到湖北来之前，总理对我说：‘现在太行山、井冈山等老区摆脱贫困的路子已基本找到了，剩下大别山老区的贫困问题，要我们去帮助解决。请你到那里去看看，作些调查研究，看怎样才能将大别山区建设好’。接着他象回到久别的家乡一样，和大家亲切地交谈起来。同志们问：‘首长过去是不是来过罗田？’王老连忙回答说：‘来过，过去在大别山打过游击’。当同志们问首长喜欢吃什么时，立即引起王老的深情回忆，他说：‘大别山老区的人民太好了，过去生活那样艰苦，还经常拿香喷喷的红米饭和红腊肉来慰劳我们子弟兵，我们还穿过老区人民打的草鞋’。当招待员送来大别山区特有的饭菜——红米饭、面食及咸缸豆、红腊肉时，他又连连起身向招待员、炊事员道谢。王老的艰苦朴素，和蔼可亲，和对老区人民深厚的革命感

情，同志们感受极深。在那“讲大树“革命权威”的斗争年代，王老没有一点大英雄，大功臣，大首长的架子，更使大家无不感到由衷的钦佩和崇敬。

王震同志来到罗田的第二天（3月16日），便不顾旅途的劳顿，亲自下到罗田县著名的蚕乡平湖公社东冲畈大队、河铺公社双凤坳大队和三里桥公社河东街大队，进行实地考察。这天上午，王老来到平湖公社东冲畈大队李家塆生产队，会见罗田第一个全国养蚕模范林淑英。一见面，王老就上前紧紧握住林淑英的手说：“林大嫂，你为桑蚕事业作出了贡献，东冲畈大队出了你这个全国养蚕模范，这是全县人民的骄傲！”接着，王老详细地向林淑英了解了当地过去和现在桑蚕生产的情况，并问林淑英种一亩桑一年需要多少肥料，一亩桑叶能够养多少蚕？引进没引进优良品种？采没有采用科学的方法养蚕？林淑英一一详细地作了回答。王老又问林淑英及在座的社、队干部：“农民养蚕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大家见王老平易近人，对农民体贴入微，很快消除了拘束的心理，都愿向王老说出农民的心里话，纷纷向王老反映，由于干部、科技人员都不敢大胆领导生产，农民养蚕又缺少良种和科学技术。还提出蚕茧价格偏低，比价不合理，影响了农民养蚕的积极性。王老当即表示说：“茧价最低一斤不能少于一元五角（当时罗田茧价最高一斤只有一元二角），并答应一定向国务院反映，争取得到合理调整。并表示一定要协助罗田解决好桑蚕生产中的困难问题。座谈调查结束后，王老兴致勃勃地跟林淑英等一起，步行到李家塆生产队前面河坪里，去观看了五株年产200斤以上叶子的“桑树王”。路上王老见一些塆子前面的池塘边没有一处南瓜棚，也不见一只鸡鸭。便问：“这些塘边、

路边怎么不种南瓜，你们怎么不养些鸡鸭？”林淑英回答说：

“怕割资本主义尾巴。”王老对这种极“左”的做法十分气愤，他说：“什么叫做资本主义尾巴？大田大地都归了集体，让农民种点南瓜，养点鸡鸭有什么不可以。就是怕农民富了，不怕农民饿肚子！”他要求社队干部要允许农民在塘边路边种南瓜，在塘里养鱼，养泥鳅；还要允许农民养鸡鸭，还说这些都是“高蛋白”，对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活有好处。经过座谈参观，已到中午时分，县领导请王老回县吃饭，王老坚持要在队里吃顿便饭，免得往返，耽误继续深入考察的时间。对王老这种与群众同甘共苦，艰苦深入的思想作风，社队干部和农民群众，无不为之感动。

翌日下午，王老又往河铺公社双凤坳大队六房坳生产队，走访罗田第二个全国养蚕模范肖显成。总结肖显成学习林淑英蚕茧夺高产的经验，还赞扬肖显成同双凤坳中学合作，开办桑蚕中学，为本地培养桑蚕技术人员，促进桑蚕平衡增产，是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随后，王老又来到罗田的新蚕区——县城附近的三里桥公社河东街大队桑蚕场视察访问。与场长全省养蚕模范蔡文芳进行亲切交谈，肯定罗田采用兴建桑蚕场，建立桑蚕基地的办法来发展新蚕区，是一条好经验。通过视察访问，王老颇有感慨地对随行的县、社领导说：“蚕丝是外贸出口的主要物资，又是重要的工业原料，三吨干茧，就可缫一吨丝，出口可换回五十吨棉花，经济价值很高。罗田人多地少，发展桑蚕生产，是搞好农业，增加收入的好门路。河东街大队一亩桑园产蚕茧150斤，收入250多元，可得奖售化肥150斤，还有1000多斤蚕粪可以肥田，有1000多斤桑条，可以加工编筐，可剥皮造纸，也可以做柴烧，这是一举几得啊！”

经过实地考察，并与领导、基层干部、科技人员，和劳模们多次交谈，王老全面了解了罗田的桑蚕生产情况，对罗田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指示。3月17日，王老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满怀深情地说：“是周总理、李先念等同志派我到大别山来看一看的。罗田过去是老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战争年代，罗田的老百姓为我们抬过担架，送过饭，对革命作了不少的贡献。现在我们进了城，不能忘记老区人民，要支援他们搞好山区建设，早日摆脱贫困。”接着，他针对当时大讲阶级斗争，忽视经济建设，使干部都不敢大胆领导生产问题，理直气壮地说：“不搞生产建设，国家贫困，老百姓饿肚子，我们共产党还拿什么去为人民服务？”他鼓励干部大胆领导生产，搞好山区建设。他要求罗田搞好以养蚕为主的多种经营，把罗田办成外贸出口商品基地。并表示要把罗田当成自己的一个点来办。

为把罗田以桑蚕为主的多种经营搞上去，王老又和他带来的国家计委、外贸部等有关部委领导、专家一起，帮助罗田县委研究落实桑蚕生产发展规划。王老指出：“罗田地处大别山半山半丘陵地区，又有种桑养蚕的悠久历史，桑蚕生产完全有条件大上快上。”他要求当年全县蚕茧产量达到一万五千担。当文长福等县委领导感到，解放二十多年蚕茧年产也只搞到五、六千担，现在一年就要增加四、五千担。提出在蚕种、桑叶、肥料、技术上都有困难时，王老又耐心地启发道：“当然光有敢于大干的胆量还不行，还得有过硬的措施。毛主席说：‘任务好比过河，过河就要船和桥’。我们可以帮助你搭桥。蚕种不够，我们可以介绍给你们到江苏引进优良蚕种。养蚕必先育桑，没有桑叶就等于缺少蚕粮，除了培育好现有桑园，多

增产些桑叶之外，我可以介绍你们到广东去引进一种速成桑籽，发展无杆速成桑园。这种桑种，当年育苗，当年秋季就可采叶养一季秋蚕。”对于培育和发展桑园的肥料，王老提出要利用山区肥源多的优势多积自然肥。还当场与外贸部有关领导研究决定，把罗田定为建立外贸出口商品基地的一个县，每年给罗田下拨基地建设奖售化肥2500吨。王老还特别重视对桑蚕科技的开发，他说：“桑蚕生产能不能上得去，关键是要重视科技的开发。既要扩大饲养量，增加总产，又要普及养蚕技术，努力提高单产。我在农垦部当部长时，在科技界交了很多朋友，我可以帮你们请几位桑蚕专家，帮助罗田引种制种，育桑培桑和培训技术骨干”。一个国家级的领导干部，能够这样详细具体地帮助一个县制订生产规划，研究实现的措施，罗田县委的每个领导成员，无不为王老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渊博的科学知识所叹服。王老结束了对罗田的三天考察，在离开罗田县境之前，还在汽车里和同来送行的县委书记文长福反复算账，进一步研讨当年实现蚕茧一万五千担的可能性，算得文长福同志满怀信心，保证实现，才放心地离开了罗田。

王震同志对罗田的考察指导，极大地激励了罗田干群。全县上下，万众一心，大兴蚕业。五月六日县委作出了《关于加速发展桑蚕生产的决定》，成立了以正、副书记为组长的桑蚕生产领导小组，配备了专班抓具体工作。全县当年从广东引进种子，种植无杆密植速成桑园2万亩，四旁栽桑1000余万株，兴建大队桑蚕场300多个，新做养蚕室2000多栋，并培训技术干部500余人，和训练新养蚕员4000余人，当年蚕茧产量便达到一万五千三百余担，实现王震同志提出的要求。

王震同志回北京后，为罗田桑蚕生产大上快上做了大量的

“搭桥”工作。除同广东联系，介绍罗田前往购回无杆速成桑树种子，安排外贸部每年给罗田下拨2500吨化肥外，还从镇江国家蚕研所为罗田请来顾宝林等三名桑蚕专家，协助罗田引进优良蚕种自繁自制，使罗田蚕种场自制的优良蚕种基本可以自给。这三名专家住在三里桥公社河东街大队桑蚕场，开办桑蚕技校，连续五年为罗田培养桑蚕技术干部600多人。年年跟随县里桑蚕干部下乡作技术指导，共为全县训练养蚕员10000多人。王震同志没有忘记这些专家的辛勤劳动，每年都要把他们和罗田县的领导、桑蚕干部一起请到北京，亲自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和他们一起研究今后的工作；还要在自己家里宴请他们一次，对他们表示感谢和慰问。在那轻视知识，作践人才的动乱年代，王老却如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这些专家，科技干部感到无比的温暖。都更加努力地报效祖国和人民，为振兴罗田蚕业多作贡献。为了帮助罗田发挥优势，发展蚕业，同时又不影响粮食生产，王老在上海为罗田引进一套年产3000吨合成氨的先进设备，使罗田在国家扶持和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基础上，办起了自己的小化肥厂，建成后年产碳铵二万吨，大大缓解了粮桑争肥的矛盾。此外，王老还为罗田每个公社引进了一台推土机（国家给指标由当时20个公社农机站购置），供各社队治山整地，扩大耕地面积，解决粮、桑争地的矛盾。为全县各公社、大队引进大、中型拖拉机800多台（国家给指标，由社、队集资购置），扩大机耕面积，提高劳动效率，解决粮蚕生产争劳力的矛盾。由于王震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并经过全县干群的艰苦奋斗，罗田的桑蚕生产年年迈出了大步，出现了新的飞跃。到1982年，全县桑园面积扩大到58600亩，蚕茧年产量达到49660多担，比解放前增长了10倍，比10年前增

长了3.6倍，创造了历史最高记录，全县的粮食产量也达到了19760万公斤，比10年前增长31.7%，那种认为罗田大抓以桑蚕为主的多种经营，必将遭致粮食减产的唯心论者，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头认输。

在帮助罗田发展桑蚕生产的同时，王震同志以革命家的远见卓识，超前给罗田传来改革的信息，他在罗田县委报送的汇报材料的回复中，在与罗田县委领导进京当面汇报的交谈中，曾多次指示罗田要走“农、工、商、茧、丝、绸”综合开发的道路。兴办自己的丝绸工业，实现培桑养蚕，收烘蚕茧，缫丝织绸，印染加工，及外贸出口“一条龙”，把特产品优势变为商品优势，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增加更多的财富，为本县和农民增加更多的收入。1974年，王老指示外贸部按照建立外贸出口商品基地的有关规定，给罗田下拨296万元人民币，支持罗田建缫丝厂。罗田县委、县政府学习大庆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开展石油会战的经验。将国家下拨的扶持资金，用于购置必要的生产设备。自己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科技力量，并组织各公社民工，到离县城三公里处栗子坳一带的山坡地里开展“建厂会战”。当年八月破土动工，第二年（1975年）国庆节建成投产。经过两年发展，现厂区达5.5万平方米。干部、职工接近1000人，机器设备成龙配套。年产能力：主产品白厂丝达180吨，副产品桑棉球30吨，真丝线30吨，丝织物20万米。已成为湖北省缫丝行业数一数二的骨干大厂。随后全县又相继自办起大河岸缫丝厂、县丝绸厂、西服领带厂、丝绸印染厂、丝制品厂等。丝绸工业已小具规模。随着桑蚕生产和丝绸工业的蓬勃发展，县里成立了茧丝绸总公司，各乡、镇建立了茧丝绸分公司，大部分联村办事处也先后建立起桑蚕生产服务站，

和蚕茧收烘站。全县国营和民办茧站共42个，年收购能力达六万担以上。桑蚕生产服务，蚕茧收购和销售经营，已基本形成系列，由于“茧、丝、绸、农、工、商”相互联接，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既使蚕农得到更多的实惠，调动了发展桑蚕生产的积极性，也促进丝绸工业企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以增加经济效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常委重任的王震同志，仍十分关心罗田蚕业。于1982年11月12日至13日，再次亲临罗田，检查验收点上的工作，并对罗田两个文明建设进一步作出了重要的指示。

11月12日，王震同志在韩宁夫、林少南、丁凤英、朱邦晋、原世泽等省、地领导的陪同下，从贵州乘车来到罗田。一路上看到罗田山水田林面貌一新，感到格外高兴。当天晚上，听取了县委领导的工作汇报，对罗田的工作感到满意，十三日上午，王老一面派出带来的工作组，分头下到 大 河 岸 区 雷家坨、石井头、滚石坳等三个大队，和天堂河一至四级电站，考察桑蚕生产和水电建设，一面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罗田丝绸工业产品，及其它工业产品。并同罗田县委、县政府、县武装部的负责同志等一起合影留念。接着，王老来到县电影院，接见来罗田的黄冈地区各县县委书记，及罗田1000余名党政干部。对罗田的工作作出了评价，并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罗田县的工作是好的，不仅粮食增了产，而且以桑蚕为主的多种经营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绩更大。”他要求罗田人民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遵照省委的指示，依靠政策与科学，充分挖掘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的潜力，争取更大的胜利。

罗田人民没有忘记王震同志的教导，正依靠政策与科学，在种、养、加三个方面大做文章。全县人民没有辜负王老的希望，罗田的茧丝绸正展开改革、开放的双翅飞向世界。全县白厂丝年生产能力已超过200吨，丝织物年生产能力已超过200万米。1988年蚕茧收入和丝绸工业产值已达到5480.52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六分之一。茧丝绸已成为全县的龙头产业和经济支柱。自1984年起，罗田的白厂丝年年被评为省优、部优产品。其中《梅花》牌白厂丝，已成为信得过的出口免检产品。罗田的真丝绸和真丝挂毯等产品，也成为国内外市场的抢手货。据有关部门统计，自王震同志第一次来罗田考察指导工作之后，十五年间全县茧丝绸产品出口创汇共达5200余万美元。

土地革命时期一个红军联络站

朱 毅 朱 卫

一九二八年秋天，一个红枫似火的季节，新昌河边的马驿坳坳口上的七、八棵枫香树和古檀树，红绿相间，把一个冷落的小镇打扮得画幅一般。就在这秋山盛妆的时候，小镇的朱家祖上老铺屋来了一老三少。老的叫周文生，五十多岁，年轻的分别叫朱英祥、朱守训、朱耀勋，系堂兄弟，排行为老五、老七、十三，他们是来经营药店和生产糕点的。经过一段忙碌，一幢残破的老铺屋已维修一新，开业那天，只见店门上贴了一幅红纸对联，柜台两头，一边竖立了一幅“惠康药店”招牌。一边写上“饮之太和”四个大字，屋对面还设了一个糕点杂货柜。一长串鞭炮响了之后，周文生站在门前，迎来了当地三大姓的户主——徐勋成、林旭升和朱授才。宾主入堂，依次坐下，寒暄一阵后，就排开酒席。在一片烟雾酒香中，响朗着一遍又一遍“恭喜发财”、“承蒙关照”的生意人套话。送走了客人之后，周文生和三个年轻的伙计忙开了生意。这时，门外看热闹的人们议论纷纷：“这朱家祖屋多年停业，今天又开张，是从哪里请来了这样一位精明好胜的管帐先生？”“哼，我看这老头子一定是个大有来头的人，你们没看见，店铺一开张就有三大姓的房户来捧场！”

开业头几天，热闹了一阵子，过后生意平常。在那个年

代，劳苦大众都挣扎在死亡线上，谁还有钱品尝糕点？就算害病，有钱抓药的人也少啊！

说奇怪也不奇怪，经过了一段时间惠康药店又慢慢兴旺起来，那一老三少又忙忙碌碌。因为那个清瘦精明的周老头热心帮穷人看病，没钱抓药就欠着，取得了群众的好感和信任，人们逐渐打听到他是八迪河花屋基人氏，系晚清秀才。前两年李梯云、肖方领导农运时，他在省农协特派员金翰高的帮助下，接受了革命思想，在八迪河组建了十二个乡农协会，并成立了“罗田县第八区农民协会”，他被推选为该区农协主席，先后将大恶霸地主周启丰、周召怡游行示众，没收银元和大元宝几箩筐，打开了地主谷仓向穷人放了赈。砸了仰天窝等庙宇的菩萨，整治了一些坏族长和流氓地痞，真是秀才造反红了半边天！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派夏斗寅到罗田镇压农运，八迪河地区豪绅悬赏捉拿他，他逃到河南去了。事隔两年后，风声平息了一些，他才来到这里开店。那三个后生，老五朱英祥是他的大女婿，跟他学医。老七朱守训和十三朱耀勋是老五的叔伯兄弟，有生产糕点手艺。

周文生自办起了惠康药店，很象一个安份守纪的生意人。他的医术高明，态度好，药又便宜，看病十分过细，病人被他摸一把，吃上两幅药，没有不见效的。他每天除看病外，还有不识字的找他代写书信，有姑娘家找他画枕套鞋花，有附近小孩找他劈篾穿雀笼，有读书的请他批改文章，有种田的找他装犁装耙……人们敬重他多才多艺，有喊他周先生的，有喊他周神医的，也有尊称周老伯的，周先生在人民群众中牢牢地扎下了根。

转眼到了一九二九年春天。坳口上那一排枫树吐出了绿

叶，新的生机把小镇打扮得郁郁葱葱！一天下午，周文生为病人捉脉开方后，摘下老光眼镜，习惯地向枫林望去，藉以舒展疲劳，突然从坳口下走来一个年轻人，此人头戴葵叶小笠笠，身背印花小布包，脚穿布片打的草鞋，右脚后跟上有一块不太引人注目的红布条，一边走一面向两边店铺打量。周文生心里一惊，很快转到屏风后面，从屏风与药柜之间的缝隙里窥视对方。他一面观察一面回忆前两年的往事：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滕家堡地区反革命暴乱，陈伯华、陈子晋、金明武（金猪婆）杀害了我十三位革命同志后，叛徒严纯伯、严作臣捉杀金翰高于牌形地，并分尸五块，悬头示众！又悬偿五百大洋到处搜捕我，幸亏当即出走，利用行医四处找组织，走遍了皖西和商南，最后才在商南沙堰找到了李梯云和肖方。组织上叫我利用社会关系，在这里办红军联络站，交待了联络信号，现在刚刚站住脚跟。眼下此人有了第一联络信号——右脚跟红布片系草鞋。莫不是组织上派人来了？但血淋淋的教训告诫自己：一要防止严纯伯、严作臣那样的叛徒，二要防止八迪河大地主的报复……他还没想完，只见来人已走进铺屋，并在柜台前很有礼貌地发问：“请问，周文生老先生在店吗？”话声惊动了老五、老七、十三，从不同方向戒备地迎向来人，还未答话，周文生就从屏风后走向柜台，还礼说：“在下老朽便是。”来人从怀中取出一张药条递过来说：“请老先生抓几幅药。”周文生接过药单一看，只见头三位药是“红党、熟地、杏仁”，他立即明白这三味药名下边三字是“党的人”的谐音。好，对上了第二个暗号。他把药单不紧不慢地压在柜台上，责问道：“你这药单不合规矩，知道么？”那人一笑道：“知道，你老是说两个医生合开一个处方。而且